

有人来寻找疗愈,有人来“进修”手艺 年轻人坐进“缝纫自习室”

今年3月,一家由社交平台热帖催生的“缝纫自习室”,在“互联网精神股东”们的鼓励与建议下问世。这是“95后”女生周璇与周静怡合伙开办的武汉首家“缝纫自习室”,成立半年多来,吸纳数十种职业的年轻人来此自习、进修。这是两人的创业实践地,也成为许多人来此寻找疗愈、职场停顿与再出发的锚点。

互联网找合伙人

“准备开一个‘缝纫自习室’,武汉姐妹有报名的吗?”周璇没想到,人生中第一次创业,源于她在社交平台上的发帖。

这条帖子很快迎来近千条留言。有人推荐工作室选址,有人提醒“要结合别的创意才能持续挣钱”,有人分析“主力消费人群”和“19.9元引流课”的具体内容……“太热心了,我完全没想到。”周璇说。

通过社交平台,100多人加了周璇网上建的群。群里会发布调查问卷,讨论工作室选址、自习价格、教学内容等。沟通在线上持续,周璇想,线下能来10个人就不错了。她没想到,“缝纫自习室”第一期试营业,就有40人实地探访。

“缝纫自习室”楼上楼下面积200平方米,提供10台工业级、家用缝纫机,设有25元一小时的自助缝纫项目和从699元到2680元的入门至进阶培训课程。最初的40人已裂变到现在的300多人,购课率达到了60%以上。

周璇创业的念头一开始是模糊的。她在一家国有企业做软件工程师,即将跨入30岁时,感到事业发展瓶颈,难以找到“热爱感”。

周璇业余最大爱好是缝纫,她自费购买了几台家用缝纫机。她回忆:“下班了就开始干,非常上头。加班会感觉累,但做缝纫七八个小时过去,仍然精神抖擞。”

某个周一,她发布了“缝纫自习室”的帖子,没想到,因缝纫爱好加了好友但交集不多的周静怡找到了她。

生于1997年的周静怡毕业于武汉纺织大学、日本文化服装学院,自由从事服装设计工作。周静怡刷到“缝纫自习室”的帖子后,两人一拍即合。

周璇负责运营,周静怡负责技术。结合网友们的建议,她们开始考察选址、购买设备、面试缝纫师傅、设计课程内容……

投入15万元,从100位有15年以

上经验的缝纫师傅里筛选出5位合作老师后,位于徐东片区的“阿鸭的缝纫教室”问世,目前已实现收支平衡。

周璇感慨,她们很幸运。她说:“不是每个人去创业,能有这么好的开始,还收获到这么多的姐妹和友谊。”

她介绍,做生意最难的是建立信任,但这家工作室从一开始就有“兴趣社交”属性,学员们积极出主意,有人建议开设时下流行的“Cos服”“娃衣”等缝纫课程,有人建议周末组织艺术沙龙活动以拓展客户,还有人帮忙对接高级服装定制渠道,更有人在结束3个多月的课程后给她们写下几百字的细节建议,帮助优化上课体验和完善营利模式。

“我们的关系不只是金钱上的,更有精神层面的支持。每一位姐妹,都像是我们工作室的精神股东。”周璇说。

手机丢一边

11月,记者3次来到工作室发现,有人一言不发带着衣服来自助缝改,有人边动手边轻声询问师傅操作细节,手机成为这里最不被关注的工具。

“时间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。”11月9日,记者在工作室见到了来上课的遥希,全神贯注4小时,她已学会车缝0.1明线和合缝、卷边缝等工艺。生于2001年的遥希在武汉某大医院当护士,初入职场,护理工作常令她精神紧绷,下班后急需找到压力出口。喜欢手工的她在网上搜到这家“缝纫自习室”,马上报了10节课。她告诉记者,缝纫可以使自己平静,不用盯着手机,想着要回复消息。

今年7月,生于1999年的丽丽刚从企业辞职,空档期想学点技术,丽丽没想到,报名入门课后第一周,就亲手做出了一件裙子。“有点不敢相信,我居然能做出衣服来!”那是一条蓝色的A字半裙,虽然工艺还不完美,破了个洞,但她立刻穿出去玩了,跟朋友们炫耀是自己做的,大家惊呼,“看不出来!”

9月起,丽丽又报了进阶的制版课程,她一周去两三次,一去就是一整天,早上10时开始,晚上七八点才下课,有时候一抬头天都黑了,心里的感觉却很充实平静。丽丽说,都说年轻人很难沉下心来做一件事,她也觉得很久没有如此投入去学一个东西了,上课时同学们基本一整天都不看手机,下课后都在互相找手机,“不知道手机在哪里”。

丽丽觉得,踩缝纫机的感觉有点像开车,一开始连直线都走不出来,到驾轻就熟制作小裙子,3个月后,她已经可以做西装了。半个月前,她把自己做的近20件衣服用行李箱打包好,拍了一个视频发在社交网站上。她说:“以前出门旅游买不到衣服,网上很多都要15天预售,还不如自己做,15天我现在可以做15件衣服出来!”

34岁的全职妈妈周宵来此学习一段时间后,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很多旧衣改造的视频。怀孕前的毛衣不合



“缝纫自习室”日常。

身,干脆改小了给2岁的女儿穿,女儿出镜试穿的视频得到不少点赞。周宵以前在北京从事三维建模的工作,辞职带娃后一度有些抑郁,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,她感到自我价值感流失。在家人支持下,她来到“缝纫自习室”,她发现自己“天赋异禀”,一个多月后就着手制作高难度的西装。埋头“踩缝纫机”,让她再次找到“平静专注的心流”。

周宵在社交平台上写道:“看着一块布慢慢变成一件成品,那种成就感有人懂吗?最近突然意识到孩子的成长和自我的成长并不冲突,我也不该弄丢那个怀揣梦想的自己。”周宵打算,过年给一家三口亲手做3件羊绒大衣,对比商场,至少可以省几千元。

古老的手艺可以速学

在工作室担任教学指导、从业20多年的缝纫师红艳,是1998年开始学缝纫的。红艳说,遵循那个年代的老规矩,首先要拜师,住到师父家当学徒,帮师父看孩子、做卫生、打杂,2年后,师父才开始真正教东西,3年入门,5年出师。

2001年,红艳开始进厂打工,从车工做起,在流水线上缝帽子、口袋、衣领等,直到摸熟所有部位。接着在武昌胭脂路的裁缝店上班,其间不断偷师,才逐渐学会认版、裁剪。

2009年,红艳终于成为一名专业样衣师。技术的沉淀之路,她花了11年。“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么过来的,你想一下学成是不可能的。”红艳说。

周宵说,在报名缝纫课之前,80多岁的外婆提醒她:“没你想得那么简单。”外婆家有一台二手的缝纫机,当时为买它花掉3个月工资。买了它后,外婆曾拎着大米去找裁缝师傅求教,靠自己摸索给3个小孩缝补衣物。看到外孙女学得这么快,她感到惊讶,连连称赞“真不错”。

红艳认为,荒年饿不死手艺人,她做了大半辈子缝纫,如今每月也能拿到1万多元的工资,“还算喜欢,只是过程有点艰辛”。现在,她不遗余力地

将自己所学教给那些“有兴趣、学得快”的年轻人。她感慨,时代不同了,专业学习的门槛也在变低。“70后”“80后”的缝纫从业者将慢慢淡出,缝纫行业正面临人才缺口,如果自己的孩子愿意,她会支持学这门手艺。

做室内设计工作的罗嘉莹第一次上课,就带了一堆亲手做的“娃娃”过来,她痴迷制作“娃衣”——根据自己的审美打扮袖珍“娃娃”,给它们穿上小裙子,缝上花边,别好发夹和胸针领结等配饰。由于她的“娃娃”只有手指大小,对缝纫精细化要求高。

大学学建筑的罗嘉莹想“进修”手艺,将“娃衣”缝纫与老本行室内设计相结合,今后,可以发展她的“娃娃屋”(用袖珍艺术将现实场景中的房屋建筑和家具装修制作成缩小版)副业。

来“缝纫自习室”的还曾有过一位男性。“90后”尚卓是做服装淘宝运营的,在网上搜到有这样的课程后,他专程从湖北广水赶来武汉,目的是学习认识面料、了解打版、服装制作流程。

摸清不同面料成本和制衣程序后,尚卓认为,面对供货商时,他会更有底气和谈判权。花了1000多元,学习3天后,尚卓回到广水开始筹备自己的服装工厂。他认为,这笔学费非常值得。

来访“缝纫自习室”的还有博主、宠物店老板、淘宝店店主、工程师等各类从业者。有人认为缝纫是一门实用技能,有人当作一项解压爱好,有人在学完入门课程后,又继续报名制版、立裁等进阶课程,希望成为自己的第二职业。

周静怡托人从日本服装文化学院的教授那借来一些专业书籍。她说,学员里有超过一半的人都购买了家用缝纫机,因为“入坑”后,会有买不完的面料,进修不完的工艺。天气好时,阳光洒在工作室的木地板上,落地窗前安静地坐着一排人,房间放着轻音乐,偶尔只听到缝纫机回车发出的吱呀声。

记者占思柳
(照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罗嘉莹带来的“娃娃”。